

## 活動迴響

### 〈回憶的脈絡——李有成與石黑一雄的下午茶〉

本院秘書處劉韋佐／整理報導

2018年3月的「知識饗宴」，擔任講者的本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有成，以〈與石黑一雄喝下午茶〉為題，在演講中回憶他與石黑一雄碰面的談話。2004年入秋之際，李有成與石黑一雄在倫敦的百年茶館Richoux有場難得的午茶約會。作為讀者的李有成，試圖挖掘作者筆下人物塑造的隱喻；作為研究者的李有成，也想追問給予創作者養分的社會環境，如何與其作品互文。石黑一雄的小說念茲在茲處理「回憶」，而他與李有成的下午茶，也在這場演講中經由講者的「回憶」，再次被重現與談論。

「我對於人們在回首過往時會有怎樣的感覺這件事很有興趣」，石黑一雄說道。在人一生所走過的路途中，許多事情不是我們能夠掌控的，而你可能在某個回眸的時刻，突然能夠嚴肅地去思考，當時發生的事情對於現下狀況所造成的影響。就如石黑一雄在小說《別讓我走》（Never Let Me Go）裡頭，以主角第一人稱的視角，回想與好友在住宿學校成長的種種記憶。小說中，這個住宿學校會鼓勵學生創作，並舉辦選拔，被挑中的藝術品可以被「夫人」收藏進藝廊。然而在長大後，主角才發現，當時被鼓勵的創作行為，竟是為了要檢視這群為了捐贈器官而被育養出來的孩子——有沒有靈魂。

#### 在小說中談回憶，在對談裡談自己的回憶

李有成關注石黑一雄作品中的「回憶」主題，於是他們的對談也從回憶開始。李有成想知道，石黑一雄若如小說中的主角那般「回憶」過往，他會發現些什麼。「我出生在1954年，那剛好是距離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」，石黑一雄說，戰爭雖然是父母那代的事情，「但離我並不遠」。他常會想，如果我是那個年代的人，我將如何被戰爭影響？我是不是也會成為軍國主義的一分子？

無獨有偶地，石黑一雄在1986年出版的小說《浮世畫家》（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）描寫一位經歷二戰的日本畫家，回憶自己作為藝術家，在動盪亂世中為了追求地位卻擁抱軍國主義矛盾的過往——正與他回答李有成的問題有若干呼應。1982年的《群山淡景》（A Pale View of Hills），主角則是一位曾住在長崎、帶著敗戰創傷移居英國的寡婦悅子。這兩部石黑一雄早期的小說與石黑一雄的原生背景有多處相應。石黑一雄曾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採訪中表示，他筆下的日本有很大的部分是依靠個人想像；然而，從他與李有成的談話中，我們能明白，只存在他回憶中的日本與戰爭，卻對石黑一雄的寫作產生了鉅大的影響。

#### 看見小人物在大時代洪流中的樣貌

「我對平凡的人物比較感興趣」，石黑一雄說。像是前面提到的作品，主角都是平凡的小人物，藉由他們對於過往的回憶，以及石黑一雄所擅長的對細節的把握，以主角當下的平淡敘述，折射出過往已逝的哀感。

「我想觀察歷史是如何殘酷地對人們嘲弄」，石黑一雄關注的，是小人物無可奈何地被捲入大時代的洪流。

石黑一雄的第一部作品《群山淡景》隱含二戰後壟罩在戰敗霧霾下的新生代，對於自己未有的經歷、卻也



避談不了的種種哀傷。面對這段歷史，石黑一雄說：「面對二戰，同為戰敗國的日本與德國，在處理這場戰爭的態度，就有很大的不同。」這不僅僅是一個選擇的問題，石黑一雄認為，一個國家選擇用什麼態度來「回憶」這場戰爭，其背後是有相當複雜的政治因素。就日本而言，石黑一雄認為整個社會環境都要人民忘記和埋葬這段記憶。於是，石黑一雄就在他的書中，讓小說的主角不斷地「回憶」、不斷地重建記憶的脈絡。

不過有人可能會追問，回憶往事、記得過去有什麼好處？「在什麼情況下，遺忘過去、向前邁進會比較好的選擇？——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。」石黑一雄曾在訪談中提到，他藉由小說描述日本面對二戰的態度，是要提醒世人，戰爭的本質是相互殘殺；面對戰爭，沒有任何人是絕對的贏家，否認戰爭的暴行只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逃避。因此石黑一雄對李有成說，什麼時候記住，什麼時候忘記，這在國家歷史的背後，是非常複雜的。「我對一個國家如何記憶與忘記很感興趣。」石黑一雄每一部作品可以說都在處理這個課題，例如在《群山淡景》中，主角悦子在提及往事時，就彷彿在替家國代言，說出了對記憶的矛盾：「我的記憶可能隨時間而模糊了，也許事實並非完全如我現在記得的那樣——」她又說：「記憶往往是不怎麼可靠的。回憶往往把過去染上不同的色彩。我現在敘述的事自然也不例外。」

### 大江健三郎：石黑一雄是位無家的作者

石黑一雄在與李有成的談話中，也回憶起他在1989年日本之行——那是石黑一雄相隔29年後第一次回到日本。在那趟返鄉之旅中，他與知名作家大江健三郎（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）有一場座談。大江健三郎將石黑一雄描述為一個「無家」（homeless）的作家，大江健三郎解釋，像他自己的作品大多是寫給日本某一個世代的讀者讀的，但石黑一雄的「無家」，則可以面對全世界的讀者自由地書寫。「這是大江健三郎說我無家的原因」，石黑一雄說。

在這場演講中，李有成與觀眾分享他和石黑一雄多年前的碰面，娓娓道來石黑一雄在談話中的回應，也不忘提及作品與作者的相互映照。李有成說，201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後，許多人追問，長篇作品不過七本的石黑一雄，為何能摘下諾貝爾的桂冠？李有成認為，石黑一雄的作品有歷史的縱深、普世的寬容，不侷限在某一種特定類型上。「當然，諾貝爾文學獎背後也可能具有政治意涵。」李有成說，當現今世界正走向極右、反移民的風潮時，諾貝爾文學獎把榮耀頒給一位移民作家，這其中似乎另有用意。諾貝爾文學獎不僅肯定石黑一雄在文學上的成就，更正面回應了石黑一雄為這個動盪的世代所帶來的反省力量。

### 書寫記憶與遺忘，帶領讀者探看自我

石黑一雄的小說幾乎都是以主角的當下事件作為主軸，由主角緩緩闡述回憶，穿插過往的記憶場景，並讓這個回憶的行動一直跟著主角的敘述持續進行著。我們會發現，主角在回憶中處理了各種矛盾的感受，回憶使他們成長，但回憶也讓他們意識到現下的處境可能更為悲傷或殘忍。石黑一雄處理記憶，他從日本寫起，其中頗多批判的含意；再寫英國與納粹，突顯民族性格與國家場域如何影響了一個人的個性與記憶。

石黑一雄的書寫，是關於記憶與遺忘的書寫，同時也是一個具普世性意念的書寫。我們每個人都有回憶，而回憶則浸染在大環境的時空背景下，形構了一幅爬梳過去、連結未來的地圖。石黑一雄的文字引領我們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相似的情感和語言，回頭探看自己記憶的脈絡——這是石黑一雄能夠一再地讓讀者動容的重要原因。